

# 毕竟,春风来过

(外一首)

宗德宏

其实,有些值得怀念的往事  
总是温暖着我们的心窝

此时,绽放的丁香花  
牵着人们的视线,不再沉默  
当我走到它的身旁  
仿佛在那一刻  
清香满园,天地着色

飞鸟尽欢,流水似歌  
时间带走了我们的多少选择  
就淡化了多少诱惑  
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  
感悟,才如此深刻

不要去打扰那些盛开的花朵  
毕竟,春风来过

## 请原谅我眼里的泪花

每当我怀念起过去过的日子  
眼睛里,就噙着泪花  
落叶满阶,秋,脱下盛装  
风起的时候  
人间风景,不绚烂  
这或许,是生命以另一种形式  
向远方抵达

瑟瑟小雨,阵阵  
衰衰枯草,尘沙  
前程知否? 归路何方  
冬天里来,寒枝瘦,百花杀  
惟情依旧,情依旧凸出  
纯粹的人性  
却也是,早生白发

终归,那些美好的回忆  
之于四季中的冬、夏  
都印有岁月的痕迹  
即使惆怅,不乏  
有与心灵相通的融洽  
我记住的,何止是阳光  
洒在墙上的那幅画  
原野上面,奔腾着  
一匹匹骏马

# 风雪中卖菜的老太

李易农

午后下楼去办点事,走出小区,方发现风雪正下得畅快淋漓。

哦,好冷!我不禁裹紧衣服缩着脖子往前走。风呼呼地,如同泄愤似的把雪一个劲地往身上刮,不一会儿肩膀上就落下一层。抬眼从雪中望出去,街道上行人有着急匆匆的味道,车子的喇叭声,车轮的咯吱咯吱声、风声、雪声……它们混在一起,诠释着“热闹”二字。

走出有暖气的房间,突然来到大街上,觉得浑身都是凉的。怎么办?还是回去吧,要办的事情也不太急,改天再说?我犹豫起来。

不自觉地一转身,竟发现路边风雪中,有人在摆摊卖菜。卖菜的是位老太太,她撑着一把伞坐在摊前。为了菜摊不被雪盖住,她极力地向前探着。这样一来,她的半个身子都裸露在外面了,背上已经有雪堆积着。她面前的菜摊不大,也就只有几把青菜、菠菜和香菜、葱,这些蔬菜从寒空气中泛着绿意,看着让人心生怜爱。

老太太一手撑着伞,一手又不停地去抖动那些蔬菜。她的眼睛里,没有焦灼,也没有哀怨、忧愁,是坦然和平和……

看到她,我心里咯噔一下,像被什么给僵住了似的,眼睛也疼痛起来。眼前这位老人卖菜的情景是多么熟悉啊!包括她的举动、她的神情,和我心里的那幕风景一样。倘若不是看得真切,我会认为这个老太太就是我的母亲了。

我的母亲和她一样,也常常在街头卖菜,也常常冒着风雪,坐在风雪里等着顾客光临。有伞她也不是只为自己遮挡,她还要呵护那些蔬菜。蔬菜,一把把收拾整理好,捆成捆儿,整整齐齐的,看着就让人喜欢……

说过多少次不让母亲卖菜的话,我都不记得了,但我只记得母亲说过一句话:“闲着也是闲着,找点事做不着急……”

这句话说得自然,说得简单而又内涵——这哪里是农村老妇,分明是哲学家。一句话,恰好解释了人活着的意义。这样想着,我不由得就迈步走了过去,站在这位老太太菜摊前。“哦,是要菜么?要啥菜?你瞧瞧,这菜多鲜……”

老太太说着把伞放下,顺手又拿起青菜、香菜让我看,她冻得红红的手,拿着菜时微微地颤抖着。那些菜叶上洁白的雪花就一个劲地往下落,往下落……

老人微微笑着,眼睛里也有笑的光芒存在,她温润地看着我。本来我是没有打算买的,本来我是要去办点事的,但看到老人肩头的雪花时,我又想起母亲卖菜的影子,我就说一样来个两三捆吧。

老人一听,有点惊喜了,她拿出袋子,从菜摊上拿起菜往袋子里装。也许是她冻僵了,那个袋子怎么也不听话,偏偏半天装不进去。

“这么冷的天,还出来卖菜,回去吧!”我劝她。“回去也没啥事,卖一点是一点,家里还有吃不完的菜,闲着也是闲着……”说着她装好了袋子,我把钱给了她。

闲着也是闲着……这句话如此亲切又如此熟悉啊!“闲着就不会坐在家里面看电视、烤烤火?非得在这冰天雪地里卖菜?”

我一时忘记了我和这位老太太不熟悉,竟又一连串地向老太太说出来我同母亲说过的话:

“咱都是这光景嘛!过日子,哪有恁多好的……”老太太说着,不由得就笑了起来。

听了老太太的话,我心里突然就感动起来。老太太坚守着自己的菜摊,和我母亲一样,都是:内心对生活的爱和对生活里那些“苦难”的坦然……

这样想着,我提着菜袋子,不由得就加快了步伐,而且觉得也不再冷了,反而全身暖烘烘的。也许这是有温度的蔬菜吧,否则,我怎么会觉得它就是火炉呢?



周倩文/图

北方的冬天清冷高傲得很,倘若没有点雨雪,更是让冷孤傲地无处藏身。赶在雪花到来之前,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的一行人来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鹿泉区,着实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了北方冬天的“高冷范儿”。然而,这对于我,一个纯北方人,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冬天了。此外,私心里我还有点小期待。

从北京出发往西南300多公里,就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石家庄市鹿泉区。从北京往偏东南方向约280公里就到我的家乡。从石家庄市出发到我的家乡,只有100多公里的路程。这100多公里的路程对我来说,真的像歌词里说的“这么近,那么远”。是的,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来到太行山脚下、土门关驿道前。

秦皇驿道土门关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。秦皇三十七年,秦始皇病死沙丘,从河北南部北上绕到这

里,经土门关入山西进咸阳,这便是闻名于世的秦皇古驿道。古驿道全长百里,贯穿太行山,土门关楼下长约百米的古驿道上,仍旧保存千年前留下的车辙印,彰显着古时“一京二卫三通州,赶上不获鹿早码头”的鼎盛繁荣。

与我家乡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不同,鹿泉是个依山傍水的地方,西倚太行山,北邻滹沱河。因韩信伐赵,遍山寻水,“射鹿得泉”而得名获鹿县,后改名鹿泉区。在土门关路边的墙壁上,我看到这样一首诗:

将军破赵处,颓庙依荒山。  
伏腊几人往,旌旗到死闲。  
碑横秋涧草,路入土门关。  
过客空词赋,干戈有愧颜。

这首《过井陉淮阴侯祠》,是明嘉靖四十五年十月,右副御史杨巍奉命巡抚山西,途经获鹿土门淮阴侯祠时所作。全诗虽仅40字,却将作为鹿泉八景之一的“韩庙倾碑”刻画得淋漓尽致。据历史记载,淮阴侯祠虽几经修复,却从未改变其由倾碑变为断碑、残碑的命运。

我看到的土门关,与诗境不同。如今的土门关驿道小镇借蓝糕合了晋陕冀三地传统民居风格元素,以“三省通衢,四海同聚”为重心,通过现场制作、展演等形式,恢复土门关历史鼎盛时期的繁荣景象和民俗风情。这里有非遗缸炉烧饼、陕西牛羊肉泡馍、山西面食等传统美食制作和现代化生产技术的酸奶坊,还有聚集众多手工艺者的匠人巷。虽然入冬已深,但仍见有稀稀疏疏的游人,导游说,每到周末,游客会更多。



为什么进入冬季后就特别想谈恋爱呢?因为快春节了,有亲戚问。

赵春青画

# 安静的父亲

徐潇

花店可爱的女老板说,送父亲鲜花,要送向日葵。向日葵的话语为:沉默的爱。世上所有的父爱大抵都是不说出口的。

而父爱真的如向日葵一般,明丽鲜亮,光辉四射。虽然没有说出口,但我从小就知父亲很爱我。我记得,那时候他身材瘦高,早上骑车送我去学校,时间紧张,坐在后座上的我喊着:老爸加油。

我记得,他出差回来给我带了一辆山地自行车,在大院里,扶着车后座教我骑车。

我记得,夏天很热,父亲赶紧买了一部空调,因为我身上起了痱子,他看着揪心。

我知道,他操心完我的学业又操心我的工作,辛苦却从来不说。许许多多的,点点滴滴,都是父亲对我的疼爱。

小时候,他在乡下工作十天半月见不到一面时,我很想他,会偷偷嗅衣架上他外套上残留未尽的“老爸的味道”。妈妈将我的小动作告诉父亲,他心酸很久。

记得有一天深夜,我突发小儿急性肺炎,睡觉时哼哼唧唧,父亲听到以后问我怎么了,我含糊着说:

“爸,我胸口好疼呀。”父亲赶紧带我去医院,因为打不着车,他背着我一路跑到医院。

还有次,我摔得鼻青脸肿,鼻血不停流。母亲心大,让我仰躺着止住血。休假回家的父亲看到后带我去医院,一检查,软组织骨折……他总是提醒母亲:“她要是有个头疼脑热,你要抓紧带我去医院,不要用什么土方子折腾。”

唯一一次例外,是非典期间,打了抗生素的我出现不良反应,我喊着难受,头疼。父亲匆忙下楼到一半,折回戴了口罩才来摸我额头温度,给我量体温。后来我故意埋怨他不是第一时间来看我,他忙认真解释:“这一大家子,万一真传染了可了不得!”

从小到大,父亲都很忙,他在乡下工作,多数时候是母亲带我坐巴士去看望。所以我的童年,每个周末都是在农村里漫山跑,作为家中独女,我的行为确实有点“野”。在农村,我会跟小伙伴一起下河里捉虾,上山打板栗,田里挖红薯,爬桑葚树吃得脸和衣服都染成紫色,闹腾得很。但父亲从未批评过我,更从未有过打骂,他也从来不说“女孩子要文静”之类的话。

不过,有段时间,父亲突然教我蹲马步,打拳,他说:“你最好是去少林寺学学拳,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。”又叫我学好中文和英文,“这样以后国内国外

常说“一方水土,养育一方人。”在土门关旁边的岸下石窑小镇,我终于见到了如我的老乡一般朴实的鹿泉人。院子里穿着旗袍为游人展示茶道的年轻女子,有人关切地问她:“姑娘,冷不冷啊?我们都穿着羽绒服,你穿这么少。”她抬头冲着大家笑笑,两朵红晕显在脸颊,低声道:“出来的时间短,没事的。”她开始为游客斟茶,圆润的手臂虽冻得发红,却依然不失优雅。望着她醇厚善良的模样,我想起回老家探亲时,胡同口总能碰上的邻居,也是一样的笑脸,用最熟悉的家乡话喊我:“哈,你多会儿回来的?这回多住几天啊。”亲切的感觉似一股暖流在我心里注满。

在一户农家前,穿着大棉袄的奶奶带着同样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孙女,站在阳光下面,笑眯眯地望着我,我朝着小女孩说:“小朋友,你好呀。”她赶忙躲闪到奶奶怀里,又从衣缝里往外偷偷地瞧我。那样子像极了我老家的孩子们,对外来人充满了好奇,又害羞。和小孙女的奶奶聊了几句,得知儿子媳妇都在外上班,她负责照顾孙女。“他们不常回家吧?”我问。“差不多每天都回来,忙了也有不回来的时候。”奶奶答。我心里暗自安慰:是个有爸爸妈妈陪伴的幸福的小娃呢。

在接下来几天的采访中,我去了鹿泉区的几个企业,每到一处,看到年轻的职工,我都想,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,能在家附近就业,守着老人子女过日子,该是很安稳的生活了吧。

所幸,鹿泉是个能留住年轻人的地方。这里有君乐宝乳业、科林电气等一批知名企业,有400家电子信息企业。而作为国企的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更是从产业升级到环保文化,每一步都走在全国前

列。而在几年前,这里还是一个散布着170多家小水泥厂的重污染区。当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理念根植人心的时候,鹿泉迎来了新的希望。年轻人愿意留在这里,老人孩子乐得其所,对外引进人才,外地人也想来鹿泉安居乐业。他们真正做到了,集各地之精华,铸鹿泉之文化。

文化,是一个地方最有灵气的地方。在鹿泉区德明古镇,我感受到了明代大文豪元好问带给这里的文化气息。“灵骨灵泉曾一到,独穴封龙展衰步”元好问晚年在白鹿泉居吕氏园居住时(当时的鹿泉名西宁州),曾走遍宁州山水,在龙泉寺留下了他的诗文和传说。如今的德明古镇在非遗传统美食、民间绝技、书法、绘画、戏剧等文化元素的衬托下,更是将元曲文化发扬光大。

走在德明古镇古朴的街道上,越过旁边的小河,往中央的亭子看去,一个身穿浅青色旗袍的妙龄女子正优雅地坐在那里,弹着古琴。那婉转清脆的曲调,悠扬地飘向不远处连绵的太行山脉脚下,被巍峨的太行山拦住,又转弯儿回来,再传进我的耳朵里,留给我的却是无尽的遐想。

斗转星移,自明清至今,600余年的光阴,白鹿泉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人,记载着一辈又一辈的事。时代会变,生活方式会变,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。一句“问世间,情为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”,千百年来,不知藏着多少痴情人的眼泪和衷肠。古人如此,今人又何尝不是呢?并且,我相信,只要人间有真情,这世间就是温暖的。鹿泉是温暖的,我的家乡是温暖的,无论哪里,只要是有人、有情的地方,都是温暖的。这温暖会一直延续下去,一代又一代……

# 被误读的“快乐教育”

欧阳

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,那就是从六七岁上小学堂开始,便黏在学童背上的,书包一样沉重的书包真的有必要吗?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携带这个问题二十余年的倦,终于遇到了退休后可以打开话匣子的小学老师,结果是问题放出去却没回来。模范教师只是说,她们也愿意孩子们开心,像程序员那样往小脑袋里强行输入代码自己也很累,然后坦言很羡慕国外的“快乐教育”,可面对多年来经久不变的考评、考试手段,不得不身不由己,“现在的家长们谁愿意接受放羊一样的学校教育?”

显然,问题有些复杂,一时半会儿也梳理不出像样的答案来。不过老师把“快乐教育”置于放羊场景的说法让人有点意外,实际上关于“快乐教育”的界定,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整出来的。

众所周知,知识灌输,也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定型、定性学问装填、武装头脑,国学自古以来就传承有序地总结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,俨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绝技,对此,海外的洋人无不叹服。如此繁复、庞杂的系统工程,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优劣来进行判断,所以说,所谓“辛苦”教师、学子的范式,倘若不是因为急于求成,也不能说不好,对吧?

然而,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。在看到或直接感觉到西洋发达的经济和原创科技优势后,很多人才决定论者开始反思起来。有激进的研究者将矛头直接指向基础的教育领域。更有一些专家在周游列国考察后,提出必须变灌输式教育为“快乐教育”,唯其如此方能培育出创造性思维的大脑,否则,他们只能继续空坐跟谁云云。

可是,“快乐教育”是个什么样态呢?记得很多年以前,不少学者就认为,咱家的教育手段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,需学习欧美的经验。一些人还具体描述说,洋人的小学童就知道玩儿了,没有苦读、背诵和做梦都离不开写作业的烦闷,故而“快乐教育”当是更佳的选择。

坦率而言,我不知道“快乐教育”的说法是怎么流行起来的——所幸这种呼吁并没有成为现实。

事实上,我们找不到放羊一样娱乐的教育样本。

不错,西洋的教育可能没有连带着沉重的书包,但那只是教育理念和方式上的差别而已。一般来说,特别是在最初的教育训练中,欧美学校更看重的是体验和自我塑造,但那未必就是“快乐”的,他们的诉求,可能是通过看似轻松的活动——比如感性的交流和团队(体育)活动等——来达成大脑的发育或心智层面的完善,也就是说,更倾向于对人、对世界的辨识能力塑造,或者换一个说法,是个体学习能力的训练和学习,而不是既有“知识”的记忆和掌握。这种格局下的学习教育未必轻松。举个最简单的事例,如针对某件事(某个人)的“答案”,咱们更多的,是记住学习到的“正确结论”——可能需要背诵(熟读)不少书,而长大一点的老外通常是自己去发掘答案——往往需要翻阅更多的资料和书卷,这是一种自我设计、录入代码的实践,客观说,幼稚甚至错误是免不了的,这自然比由老师输入代码多了若干程序,因为要不断自我矫正嘛。

故而那些看似轻松的“快乐教育”并不轻松,旁观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学童快乐,多半是基于这种更繁复的活动,更多的,是由孩子(在老师启发、指导下)自己主动去完成的。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,因之在那些鼓动“快乐教育”的声音之外,一些人也用事实驳斥说:外国的学童并不轻松,尤其是一些私立学校,如果不是更辛苦,那也至少是同样辛苦。心智和灵魂的雕琢是极其复杂的业务。西洋那种“能力培养”范式是否更优,其实也是他们犯嘀咕的事,尤其是面对基础教育成果检验——考试——远不及咱们的时候。

到底何者更优呢?可以说并没有共同认可的答案。乐观一点看,或可以相互借鉴,共同探索出未来的教育模式,而不应该偏颇地认为“快乐教育”更好。不只是因为放羊式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误读,还因为在家长式“正确”的现实前提下,这样的诉求(就算不是放养式玩乐教育)很容易误入歧途。



竟是个男人,不懂婚姻中的女人有何感受。当我的生活出现变故时,他愈是劝我忍耐,我愈是想要挣脱。

腊月他过生日,我赌气不回老家,只送了礼物打了电话,“儿啊……”我听出他的难过与落寞,祝福后,赶忙挂掉电话,然后号啕大哭。

过年也没有回家,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亲戚的询问,更怕与父亲又有争执,我天真的想用这种情绪来迫使他妥协。

他果然妥协了。或许是真的理解了,或许是看到了我不开心,也有可能是,他老了。前几日,我给父亲打电话哭得泣不成声,父亲也哽咽了。“天塌不下来,你不要怕。”父亲没有多说什么,却发来短信安慰我,一刹那,我便安心了。

如所有父亲一样,他害怕年龄增长,害怕老去,害怕英雄迟暮,不能再保护家人。当他妥协的时候,我突然意识到,父亲希望我真正开心,他的妥协里包含了对我的沉重的爱,也有疲惫的姿态。我知道他终于理解了我,只是我没想到这份理解让我如此心疼。

